

# 栀子花香里的村落

寒石

雨，头晚就开始下了。一早起来，雨还在下，不绝如缕，洋洋洒洒，湿湿的空气里满是栀子花甘甜的清香。

初夏的江南村落，总是润润的、盈盈的，有水一样的光泽。青黛的屋瓦是她的发际。那一片片的青黛，斜在村落的上空，像母亲年轻时额角飞扬的刘海。经历过严冬的江南村落的发展上，尘积着岁月的风沙，尘土、鸟粪、细碎的枯枝和叶屑，还寄生着丛丛青翠的瓦楞草。一春的雨，一夜的雨，一场接一场的雨，还有轻柔的风，像一只只乖巧的手，轮番把那些污垢刷洗、梳理，屋瓦又恢复了年轻女性发际的柔顺与光泽，瓦楞草越发青翠、鲜嫩，远远望去，是从丛丛人沉醉的清新，似缕缕摇曳的青烟。

被雨和风刷洗过的，还有墙。江南村落的墙，是村落的面容；多是粉墙和青砖墙，也有碎砖瓦堆砌、毛坯块石垒就的，沾满青苔、爬满青藤的老墙。雨斜腻在粉墙上，有如水彩画里润、染技法，脸上随之多了一层妩媚风情。风一吹，就又白了，粉了，还一脸自然和阳光。青砖墙一直板着脸，仿佛心情不佳，再多的雨线射过去，哪怕泼面如流，亦不动声色，不改一脸青郁。老墙因有青藤的攀爬与苔衣覆盖，却并不显老，相反在雨后，显出一份青嫩与鲜活，青藤上绽开的朵朵晶莹粉白的花，那是年轻母亲脸上的粒粒美人痣啊。春后江南村落的墙，有四季中最青春的妆容、最姣好的颜色。

闪身青石板的弄堂，迎面是一缕清幽清爽的风，挟着雨丝带着香馨，那是被叫作“穿堂”的风。这风里挟带的栀子香越发浓烈，仿佛不是一种气味，而是某种液体被喷雾在空气中，被风挟了来。此时的青石板，洁净得让人想赤脚。光脚丫子最能感触时光和岁月烙在石板上的印痕，那是不同物事天长地久的磨合、亲密无间的细腻、滑润与妥帖。弄堂皆狭窄，瘦长一溜，两面墙逼过来，两人迎面，擦肩而过。墙皆老墙，灰得凝重，青得苍郁，潮得沁水，有绿的苔衣

或不知名的藻类，有一搭没一搭地从墙缝里滋出来，草尖上悬着粒粒水珠，泛着光，透着绿，剔透如玉。

弄堂岁月，铭刻着太多孩提时的光影，从暮春一直到仲秋。那是何等美妙的记忆啊。弄堂风凉，从早到暮不见阳光，能消磨多少炎炎盛夏。每天太阳刚露脸，乡村的人们就陆续来了，弄堂里便喧闹起来。孩子们一屁股坐在青石板上，或划炭为棋盘，或缠着老爷爷讲武书八卦，那故事就像春后的雨，绵长绵长，无穷无尽。午后，考究人家给孩子准备一领凉席，在弄堂里歇息；不讲究的，直接躺在凉滑的石板上，睡得涎水长流，倒也舒坦。有弄堂的熏陶，乡村孩子因此比城里孩子多一类作文题材，多一份诗的“基因”。

江南的村落，通常是枕水而栖的，或一泓清溪一湾小河，或几口水井一方池塘。雨沾水不湿，因雨本身就是水，无所谓湿不湿。或是那雨太轻柔，细细地吻着水面，没留下一丝印迹。或那水本身就流得欢畅，雨线随之被水收了去，连踢腾一下腿脚都没来得及。水上通常会浮着几羽细鸭或毛鹅，绒球似的轻灵在水上漂。细鸭活泛，不时兴起，扎几个猛子，在水下觅食，身子被水晃得扁扁长长。毛鹅不善潜水，只把细长的脖子划入水中，却把没长齐毛的屁股竖向天空。井是村落的眼睛，不分季节不分昼夜地醒着、睁着、清灵着，村落的心事，一定能在井幽深的水底找到。

看到栀子花了。不是长在栀子树上的花，而是漂在水上的栀子花瓣。那白玉般的花瓣，映着水的清澈，似一盏刚刚绽开的莲花。这是一朵离散的栀子花。我不知道它来自哪棵栀子树，是被风雨摧折还是被哪只辣手摘了弃在水上。在江南的村落，栀子花香出其不意，栀子树层出不穷。这朵花，那棵树，随时可能出现在村落周边或犄角旮旯的每一丛鲜润翠嫩的绿中，绽开羊脂似的白，释放甘甜的香。你无法知道这缕香源自哪棵树哪朵花，也不可能知晓这棵树这朵花的香飘散在村落的哪个旮旯哪阵穿堂风里。

这江南初夏在栀子花香里生动的村落哟。

# 地锦

葛岱绿

爬山虎的名字，听起来不像是植物，倒像个虎头虎脑的孩子，还不会走路，到处莽撞着乱爬。

它的别名繁多。诸如飞天蜈蚣、捆石龙、枫藤、地锦、红丝草等。其中，我最喜欢“地锦”。一个“锦”字，引人浮想联翩。锦瑟、锦绣、锦囊、锦文、锦上添花……不胜枚举，皆与美好有关。地锦，一定接地气。扯一块偌大的锦缎，华丽地铺于地面上。一眼望过去，如同绿色的海。风吹起，卷起千层浪。

拍拍身上的灰尘，当爬山虎起身往高处爬，层层攀附于墙壁上，密密匝匝，赫然一幅浓墨重彩的画卷。远远望去，是谁倾翻了绿色的颜料瓶？又是谁挥舞如椽巨笔？顷刻间，泼墨山水跃然墙上。纯粹的绿，直逼人心。

绿，是生命，是希望。爬山虎爬到哪儿，也把绿色带到哪儿。像士兵们高举着一面面绿色的小旗帜，大规模地游行。我家的阳台、墙壁、屋顶，甚至窗口、门口，全是它们的领地。夏天，绿荫如盖。房间尤其清凉，很少开空调。也不必挂窗帘了，绿影婆娑，天然的一帘幽梦，分外雅致。

爬山虎的花，其貌不扬，却也别样风情。浅绿色或微黄色，星星点点隐藏在枝繁叶茂的绿叶丛中，几乎发觉不了它们是花。春去夏来，“门外无人问落花，绿阴冉冉遍天涯”。光阴寂然，岁月静好。

依然是盛事发生。每到中午，就会飞来成百上千只蜜蜂。午间小憩时，我听见了成群的蜜蜂在窗外歌唱。而到了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淅淅沥沥，如同响起美妙的雨声。以为外面下起了雨。走到阳台一看，原来是爬山虎的花朵在成片地往下掉。簌簌落花，洒

满了一地。有段时间，我天天拿把扫帚，在阳台上回来回扫地，似乎总也扫不干净。

“窗外更深露重，今夜落花成冢。春来春去俱无踪，徒留一帘幽梦。”继续缠绵的歌词，涌上心头。日子过得烦扰扰。一段曾经炽热的感情，在我的生命中，仓促地谢幕。人走茶凉，唯有记忆重重叠叠，挥之不散。

近在咫尺，千朵万朵的繁花，在轰轰烈烈地盛开，声势浩大地飘落。花开花落，如此声情并茂，也算花中另类。而心情落寞的人，每每听着“沙沙沙”的庭前落花声，如泣如诉，不免闲愁万种。忆起一首老歌《哭砂》：“你是我最苦涩的等待，让我欢喜又害怕未来……”缘起缘灭，相信冥冥中早有安排，无需惴惴不安。流年逝去，时光悄悄带走忧伤。无论现在多少在乎，将来也会云淡风轻。

随之而来的是“黄梅时节家家雨”。与爬山虎的花期一般漫长。天空飘起如烟似雾的细雨。小小的花骨朵儿，纤弱中蕴藏着力量，不管不顾，在风雨中恣情地绽放，肆意地飘落。如此持续了十天半月，仍不见停歇。终于有一天，风烟俱净。地锦繁茂依旧，大团绿云似的一派温柔敦厚，沉默寡言。已然忘记前尘往事。

此番花开花谢，与雨季一起来，随雨季一同去。人在某段时期的感情也大致如此：来易去，去难去。终究又会过去。往事随风，渐渐飘远。记得，或忘却，都不重要了。

地锦，展现它原来的风采。朝气蓬勃，绿意盎然。慢慢地，爬上年月久远的老房子，不动声色，看世事无常，沧桑变化。



# 石榴花语

葛兴林

叫我怎么形容你好呢？

搜肠刮肚，终于也只找到了一个词语，也只有这个词语才能恰到好处地描述你：惊艳。

是的，就是惊艳！准确地说，惊艳一词便是你的专用词，正如洁净于荷、风骨于梅、幽静于兰、淡然于菊、雍容于牡丹。

那个燕子呢喃、百花齐放的春天悄然溜走了。正以为热闹的花市终结时，无意间，我忽然又发现了你。你的惊艳，于我便是一种惊喜了。

初见你时，我正躬身埋头骑了一辆脚踏车，咿咿呀呀，晃悠悠悠，拐进那个熟悉的路口。无意间，抬头便瞥见了你，与众姐妹们趴在墙头上，盈盈地对着我笑。这一笑呀，那才叫惊艳动人，风情万种！

细碎浓绿的枝叶间，你显得那么突兀醒目，如同火焰在跳跃燃烧。六月飞火。谁叫这个季节那么热情似火呢？既然如此，那就抛弃素淡，拒绝暧昧，不走中庸，干脆一红到底！红，就要红似滴滴鲜血；红，就要红若熔金烈火；红，就要红过那抹朝霞！低调沉默不是你的个性，平庸朴素不是你的风格，张扬自我才是你的天性。

或许，你不知道，你我其实已是多年的故交。你可知道，在你所趴墙头斜对面那幢大楼，曾经就是我们单位的房子。几年前，也是这个时节，我曾无数次静静地站在茶色玻璃窗前，默默地注视着，你就像现在这样趴在墙头上，一身妩媚，热情如火，笑吟吟地看着墙外人来车往。任你与姐妹们如何热闹，或许没有多少人会真正在意你们，无关紧要。熙熙攘攘，皆为利往。当我满怀深情注视你的时候，你又可曾知道，而今，物是人非，那大楼早已更换了主人。石榴依旧，红艳似火，只是看花的那个我，曾经是站在玻璃窗前的常客，而今不过是骑着一辆脚踏车的匆匆过客罢了。

莫管那物是人非，莫管那世事沧桑，你的惊艳永驻心间。既然，你我无缘，那就不妨约定：每年此时，你驻墙头笑，我则骑车探。哪怕天荒地老，只要你我皆在，相逢一视笑，此生足矣！

忽然，想到了宋代朱熹写的《题榴花》：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可怜此地无车马，颠倒苍苔落绛英。其实，此地并非无车马，也有人来车往。只是，如我痴心者，不知有几何？

摄影 胡龙召 总第5409期 投稿邮箱 essay@cmb.com.cn

51111



# 打工女孩

(美) 张彤禾/著

45

醒学生。“我们在销售什么？我们在销售自己。”

老师们来自行业的中层或者下游。邓老师曾在东莞工厂里工作过十年。教口才的端木老师，曾经在一家电子产品工厂做销售员，而另一位在律师事务所工作过的女子，现在教礼仪和化妆；大多数老师都是二十几岁，和他们的学生一样，从其他地方来到东莞，想要飞黄腾达。不像其他受过正规教育的中国人，这些老师不会看不起外来务工人员。“这些女孩比我还能干。”端木老师在他的第一节课后跟我说。“出来在工厂里打工需要很强的自信。”

东莞的教室里绝大多数是女孩；附近的深圳做了一份调查，有四千个工人接受了访问，结果显示三分之一的人曾经上过商业性的培训班，而女性的比例高于男性。女孩本来接受的正规教育就较少，这反映出传统重男轻女的思想。女性会更迫切地想往上爬；家长会催促女儿回家结婚，但是更好的工作会让父母们闭嘴，也会提高她们对婚姻的预期。东莞的性别失衡或许也是一个因素——车间里绝大多数是女孩，学习也是避免迷失的一种办法。在一个工人成千上万的厂里，很难让老板发掘你。你必须发掘自己。

我旁听了——一个学期的白领班，意识到我正在目睹中国教育的秘密革命。被传统学校系统抛弃的人获得了第二次机会。这个世界工厂也在塑造着人。没有分数，没有考试，其实一切本该如此。教室外的世界才是考试；生活才是考试。

从衣着颜色开始，白领班的女孩们一路学习如何打手

势，如何站立，坐正，交叉双腿，走路，拿文件，如何蹲下捡起掉在办公室地板上的东西。女性坐下的时候应该只占椅子的三分之一到一半。以自然、不做作的姿态使用手势。2005年5月初，付老师用了一整节课讲解吃饭，喝酒，以及赴宴的礼节。在黑板上，他写下吃自助餐的规矩。

- 1.排队取食。
- 2.按顺序取食。
- 3.每次少取，多次取食。
- 4.每次只取少数几样，避免食物混杂。
- 5.不要打包回家。

在中国，喝酒占到工作场合应酬的一大部分，尽管无情的灌酒把本是乐趣的事情变成可怕的责任。付老师对酒精消费的指导细致入微又不留情面。在他看来，喝酒就是工作。

碰杯敬酒的次序应该和你握手的次序相同。你必须从最重要或是最年长的人开始，依次往下敬酒。

千万别喝醉。

在中国为了交际，你必须学会如何喝酒。

如果你对酒精过敏，去宴会之前，得先吃点东西或者吃药。

然后付老师转到西餐礼节。他在黑板上写道：

开胃菜→面包→汤→主食→甜点→水果→热饮

责编 胡晓新 校对 杨蓉